

引 言

在写于 1794 年的《历史随笔》的一个注释中，我相当详细地展开讲述我去美洲的意图是什么，我在其他著作中多次谈到这同一意图，尤其是在《阿达拉》前言中。我没有任何企求，除了企求发现美洲西北航道，重新找到北极海。1772 年赫恩已见过它。1789 年马更些往更西边瞥见过它。1819 年帕里船长穿过兰开斯特海峡接近过它，1821 年在赫克拉与弗里海峡的一端再次认出它。最后，弗兰克林船长 1821 年进入赫恩河，1826 年进入马更些河，接着到北极海边探险，北极海跟一条冰带相邻，直到最近都拒绝一切船只驶进。

应该指出一件具有法国特色的事：大部分法国旅行者是孤立的个人，只靠自己的力量与天才，政府或者公司很少任用他们或者给予帮助。由此产生这样的结果，其他民族比我们更了解情况，由于全民族通力合作，完成我们法兰西人单枪匹马、各自为战所不能完成的事情。法国人是勇敢的；勇敢带来成功，但是勇敢并不总是足以取得成功。

今天，当我的历程即将结束，回首往事，不能不想到，

《夏多布里昂全集》中《历史随笔》卷二，第 235 页。——原注

这位勇敢的海员重新出发去斯匹茨卑尔根，打算坐雪橇直达北极。他在冰上逗留了 61 天，却没有越过北纬 82 度 45 分。——原注

如果达到我旅行的目的，这个历程就会给我带来多么大的变化，迷失在这些荒芜的海里，在北极尚无人涉足的沙滩上，纷争不断的岁月压垮了那么多代人，闹得沸沸扬扬，将悄然无声地压倒我的头上：世界可能会变化，尽管我缺席。很可能我永远没有写作的烦恼；我的名字将永远不为人知，或者跟一个平静的名人相联系，不会引起羡慕，表明幸福多于荣誉。谁知道我是否已经重游大西洋，或者我是否禁锢在由我的发现所形成的孤独中，就像一个征服者待在其征服对象中间？的确我也可能没有出席维罗纳的大会，在卡皮西纳街外交部大楼里，人们也可能不称呼我为“阁下”。

这一切跟道路这个术语根本没有关系：不管走的路是多么不同，旅行者都来到共同的约会点，他们终于同样疲乏地到达那里；因为在人世间，从行程的开始至结束，人们坐下来休息不止一次，就像犹太人赴复活节盛宴一样，大家匆匆参加人生的宴会，站立着，腰间系一条绳子，脚穿皮鞋，手执棍子。

因此不必重复讲我事业的目的，既然我已经在其他著作中讲过许多次。我只需告诉读者就行了，这首次旅行可能成为末次旅行，如果我能够首先获得我伟大发现必须的人力物力。但是如果我由于意想不到的障碍而停下来，这首次旅行只会是第二次旅行的开端，一种在荒原里的侦察。

为了解释人们将看到我所走的路，也应该回忆我制定的计划，我在《历史随笔》中匆匆概述过，上面已经指出。读者从中将看到：我希望往西走，而没有往北走，以便从加利福尼亚湾稍北一点的地方开始探索美洲西海岸。我的计划是从那里，沿着大陆的轮廓，总是为了到海边，向北一直到白

令海峡，绕着美洲最后的海角，顺着北极海沿岸地区往东走，然后经过哈德孙湾、拉布多拉尔和加拿大，回到美国。

我之所以决定走遍这样长的美国太平洋沿岸地区，是因为人们对该地区知道得太少了。即使在温哥华做了工作之后，还有许多疑点，比如是否在北纬 40 度至 60 度之间存在一条航道：哥伦比亚河，新科尔努埃伊的矿藏，舍列霍夫海峡，阿留申地区，布里斯托尔湾或者库克湾，楚科奇印第安人居住地？这一切，科策布和其他俄罗斯或者美国的航海家都没有探索过。今天，弗兰克林船长，不必绕行好几千里的路程，不必费力在西方寻找只存在于北方的地理状况。

现在我再次请读者在记忆中回想我的《全集》总序中不同的段落，与《历史随笔》的序言，我讲述了一生中的某些特殊情况。父亲决定让我投身航海，母亲决定让我信仰基督教，而我自己选择在陆军中服役，我曾晋见法王路易十六，为的是享受宫廷荣誉，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即为了“登上华丽的四轮马车”，那就是说至少应该得到骑兵上尉的军衔。我那时有理由成为骑兵上尉，实际上是纳瓦尔团炮兵少尉。这个团的团长是莫尔特马尔上校，士兵们跟其他士兵一样参加起义。1790 年底我就与部队毫无瓜葛。1791 年春我离开法国。当时革命大踏步前进。作为革命根据的原则，也就是我的原则，但是，我憎恨那些败坏革命声誉的暴力；我愉快地去寻找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这更加符合我的志趣、更加跟我的性格一致。

同一时期，移民运动高涨，由于人们不反对我的理智倾向，没有任何荣誉感迫使我投身于科布伦茨疯狂中。移居

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纷纷流亡至德国科布伦茨，建立保王的孔德军。

到俄亥俄河畔是更加理智的举动；自由的土地庇护那些逃避自己祖国的自由的人们。绝对君权制拥护者自愿流亡到共和世界，没有什么比这现象更能证明，宽宏大量的制度要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

1791 年春天，我告别高尚可敬的母亲，在圣马洛上船：我带着一封德拉鲁埃里侯爵致华盛顿将军的推荐信。侯爵曾经参加美国独立战争，不久他就因参与以其名字命名的保王阴谋而闻名法国。我作为圣绪尔比斯神学院青年学生的旅伴，由神学院院长这位杰出人士带领，前往巴尔的摩。我们扬帆出海，48 小时以后，就看不见陆地，驶入大西洋。

一位从未航海的人，是难以对在海上只看见海洋和天空的人的感受有个概念的。我尝试着把这种感受写进《基督教的真髓》中的《大自然的两种景象》那一章里，而且在《纳奇兹人》一书中，我把自己的感想赋予查克塔。《历史随笔》和《旅行记》同样充满了对可以叫做荒凉海洋的回忆。我在大海中，还没有离开祖国，可以说，我是由奶妈、我的初欢知己带上首次旅行的。为了让读者更好进入即将读到我的游记的本义，请允许我引用自己来发表的《回忆录》中的几页：我们观察与感受的方法几乎总是跟我们青年时代的模糊回忆有关。

卢克莱修的诗句适合我：

“孩子像被残酷的波浪抛弃在岸边的水手……”

上天希望把我命运的图景放在我的船上。

“我作为风浪的伙伴受培养，狂风、恶浪、孤独是我的启蒙老师，也许更适合我的灵性和独立性。也许我得益于这野蛮的教育，才具有某些恐怕连自己也不知道的品德：任何

教育体系本身都不比另一体系更可取，这是真的。上帝尽职尽责，是天意指引我们，它召唤我们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

继童年生活细节之后而来的，是我学习的情况。一讲完我离开父亲的家，就讲巴黎给我的印象、宫廷和上流社会；我描述了当时的社会、我遇见的那些人、初期革命运动。一系列的日子把我带进启程赴美国的时期。去海港途中，我拜访了度过部分童年时光的土地：我还是让《回忆录》讲吧。

“我再见到孔堡只有三次：父亲去世时，全家集中在城堡，相互道别。两年以后，我陪母亲回孔堡，因为她希望在古宅摆放家具。哥哥本应该把嫂嫂带到那里，可是他根本没有来布列塔尼，不久就同年轻的妻子一起上了断头台，母亲早就替媳妇准备好新婚的床。最后一次，我决定去美洲，在前往海港时途经孔堡。

阔别十六载之后，准备再次离开故土去古希腊废墟参观，我打算在可怜的布列塔尼荒野中间，拥抱我家所剩下的东西；但是没有勇气去朝拜故乡。正是在孔堡的荆棘丛中，我变得渺小，正是在那里，我目睹了家人团聚与分散。原先的 10 个孩子，如今只剩下 3 个。母亲悲痛地去世了，父亲的骨灰已在风中抛洒。

如果我的作品使我继续生存，如果我应该留下一个名字，旅游者有朝一日由于《回忆录》的指点，会在我描写过的那些地方驻足一会儿。他可能认出城堡，却找不到大森林；森林已被砍伐，我幻想的摇篮随着幻想消失了。

孔堡的古老的主塔孤独地屹立在岩石之上，似乎惋惜它

德·罗桑博小姐是 M·德·马尔泽布的孙女，因受株连，与丈夫、母亲一起被送上断头台。——原注

周围保护它不受暴风雨袭击的那些橡树。我像古主塔一样孤独，像它一样看着在我身边倒塌的家庭，这家庭使我的生活美好，给我庇护：多亏了上天，我的生命不是建筑在跟我度过青年时代的塔楼那样坚实的土地上。”

读者们现在了解那个旅行者，将在他初次出行的记叙中跟他打交道。

游 记

我就这样在圣马洛上船，正如我讲过的那样，我们进入公海，1791年5月6日将近早上8点钟，发现亚速尔群岛中皮库岛的山峰：几小时以后，我们在格拉西奥萨岛的前面抛锚，锚插在石缝里，这锚地十分简陋。可以在《历史随笔》中读到有关描述。不知道发现这个岛的确切日期。

这是我初次踏上外国土地；基于同样理由，美好的回忆保存了我青年时代的印记与朝气。我没忘了带领查克塔到亚速尔群岛来，叫他看那尊著名的雕像，据最初的航海家说，雕像是在海滩上找到的。

离开亚速尔群岛之后，我们被风吹送到纽芬兰一带，不得不停泊在圣皮埃尔岛。我在《历史随笔》中还说：“T.和我在这个可怕的岛的山上奔跑，消失在弥漫的浓雾中，游荡在密云和阵风里，耳闻那不能见到的海的咆哮；在悬崖间奔流的淡红色的溪水边、密集而无生气的欧石南丛生地里，我们迷了路。”

山谷不同的地方，都生长着一种松树，其幼苗用于酿造苦啤酒。岛周围有好几个暗礁，其间可见到“鸽舍”礁，因为海鸟春天在礁上筑巢而得名。我在《基督教的真髓》中作过描述。

作者同名小说的人物，是印第安人

圣皮埃尔岛跟纽芬兰岛仅隔着一条相当危险的海峡，从其荒凉的海岸，可以想见纽芬兰岛更加荒凉的海滩。夏天，这些岛上的沙滩布满要晒干的鱼；冬天，许多白熊觅食渔民留下的鱼虾。

我记得，登上圣皮埃尔岛时，岛上的首府，是沿着海边建筑的一条相当长的街道。居民们很热情好客，忙着给我们提供食宿。总督住在城市尽头。我在他家吃过两顿或三顿晚饭。他在要塞的一条壕沟里种了些欧洲菜蔬。我记得，晚饭后，他把“菜园”指给我看。我们然后去坐在插在要塞顶上的旗杆脚下。法国国旗在我们头顶上飘扬，我们注视着荒凉的海洋和纽芬兰岛阴郁的海岸，谈论着祖国。

停航半个月之后，我们离开圣皮埃尔岛，船向南驶去，抵达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沿岸一带，平静的环境使我们停下来。我们享受最美好的天空；夜晚，日落与日出的景色令人赞叹。我在《基督教的真髓》一书的《大自然的两种景象》这一章里已经提到壮丽的夜晚与宏伟的夕阳。“太阳准备钻入波浪里，出现在船缆之间，在无边无际的空间中央，等等。”

一个事故差点结束我的整个计划。

炎热使我们很难受；海面风平浪静，所有的船帆收起，桅杆过多，船不堪重负，就剧烈地横向晃动。我在甲板上被太阳烤得发慌，因船身摇晃而疲倦，很想洗海水澡；尽管船外没有救生艇，我仍然从船首斜桅杆跳下海去。起初，一切都顺利，于是，几个乘客跟我一样离船下海。我背对着船游泳，偶然回头一看，发现船已被洋流冲得老远。船员们都奔向甲板；把缆绳松出，递给其他的游泳者。有鲨鱼在船附近的水里出现，人们从船上开枪驱赶鲨鱼。波涛汹涌，妨碍我往回游，而且消耗我的体力。我下面是无底深渊，鲨鱼随时

会咬断我的一只胳膊或者一条腿。船上，人们努力放一只小艇到海上；但是需要安置一个复滑车，这就要花费许多时间。

非常幸运，一阵微风几乎悄悄地刮起来了；船摆了一下舵，向我靠拢；我能够抓住缆绳的末端；可是，跟我一样冒失的伙伴们都抓住这根缆绳；当我们被拖向船边时，我在这串人的末尾，他们的全部重量都压在我身上；我们被逐个救起，要花很长时间。船继续横向摇动，每次摇动都把我们沉入波浪里 10 至 12 尺，或者把我们吊在半空中离海面 10 至 12 尺，宛如吊在钓鱼竿上的鱼。最后一次沉入水中，我觉得自己就要昏过去；再摇动一次，那可就完了。我终于被提到甲板上，已是半死不活：假如我淹死了，不论对于我，还是对于别人，都是件好事，可以摆脱麻烦！

这次事故后，又过了几天，我们发现陆地；只见一些树梢，仿佛是从水里钻出来的：尼罗河河口的棕榈树，以同样的方式向我预示埃及海岸。一位领港员来到船上。我们进入切萨皮克湾，当天晚上，派一只小艇去取淡水和新鲜食物。我跟要上岸的人一起走，离船半个小时以后，我行走在美洲的土地上。

我有一阵子双臂交抱，环顾四周，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我当时无法理清，现在也不能描写。这块大陆在整个古代以及现代许多世纪里都不为人知；这块大陆未开化的先民的命运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来到之后居民的命运；欧洲君主专制统治在新大陆被动摇；旧社会在年轻的美洲结束；一种直到那时仍然是陌生的共和国，宣告人类思想与政治秩序发生变化；我的祖国对这些事件出过力；这些海洋与海岸获得独立，部分得益于法国国旗与法国人洒下的鲜血；一个伟人同时从不和与荒漠中间走出来；华盛顿住在一个繁华城

市，一个世纪以前，威廉·佩恩在同一地点，向某些印第安人购买了一块土地；美利坚合众国把革命和自由，越过大西洋，退还给曾经用自己的军队支持革命与自由的法兰西；最后，我想到自己的计划，我希望在天然的孤独下碰碰运气有所发现，在一种陌生的文明狭窄帝国后面，孤独还在扩展其辽阔的王国：就是这些东西混乱地占据了 my 头脑。

我们朝着一个相当遥远的房子走去，要购买人家想卖给我们的东西。我们穿过弗吉尼亚州的几个小树林，没药树和雪松香气四溢。我看见美洲鹤和红雀飞来飞去，其鸣叫与羽毛的颜色告诉我这是新环境。一个十四五岁的黑人姑娘，非常美丽，来给我们打开房子的栅栏，这是一个英国人的庄园，也是殖民者的住所。绿篱围起了一块人工草场，成群的母牛在吃草，灰的、黑的和有条纹的松鼠在玩耍；有的黑人锯木材，有的在烟草种植园劳作。我们买了玉米饼、鸡、蛋和牛奶，我们回到停泊在海湾的船上。

船启锚前往锚地，然后去巴尔的摩。船缓慢地航行，因为没有风。快到巴尔的摩，水面变得狭窄，非常平静，我们似乎进入一条两岸是长街的河，展现在眼前的巴尔的摩好像在湖底。城市对面，耸立着树木葱茏的小山，山脚下开始修建一些房子。我们的船停靠在港口码头，我躺在船上，直到第二天才上岸。我去旅馆投宿，有人把我的行李送到那里。同行的神学院学生同院长一起去为他们准备的机构，后来分散到美国各地。

巴尔的摩跟其他美国大城市一样，那时的范围没有现在的大：是非常清洁与繁华的漂亮城市。我付了船费给船长，并请他在码头附近一家价廉味美的小餐馆吃告别晚饭。我订了马车座位，马车每星期去费城三次。清晨 4 点钟，我上了车，在新大陆的大道上旅行，我不认识谁，谁也不认识我：

我的旅伴们从来没有见过我，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以后，我恐怕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们

我们行驶的公路与其说是筑成的，倒不如说是划出来的。这地方相当裸露与平坦：很少鸟儿，很少树木，几处疏落的房子，根本不成村庄；田野就是这个样子，令我感到不愉快。

接近费城时，我们遇见赶集的农民，公共马车和其他很华丽的马车。我觉得费城美：街道宽阔，有些街道还种了树，排列整齐，东西向的树与南北向的树垂直相交，形成一个个规则的四边形。特拉华河流经市区，跟沿着西岸修建的街道平行：它在欧洲该算是条大河，在美洲却无人提及。河滨地区较低，并不秀丽。

在我旅行的时期（1791年），费城还没有伸展到斯库尔基尔河，朝着这条支流前伸的土地，被分成小块，上面正在建一些孤立的房屋。

费城一幅冰冷单调的模样。一般来讲，美国城市缺乏的，就是纪念性建筑物，尤其是古迹。新教并不迎合想象，本身是新的，所以根本不兴建天主教在欧洲到处建起的高塔与圆屋顶。在费城、纽约和波士顿，几乎没有任何高于大片民居的墙和屋顶的建筑。这看了令人心酸。

美国给人的印象倒是块殖民地，而不像宗主国；人们在那里找到的与其说是风俗，倒不如说是惯例。人们觉得居民根本不是土生土长的：这个社会现在是美好的，却根本没有过去；城市都是崭新的，而坟墓是昨天的。这就促使我在《纳奇兹人》中讲了那番话：“欧洲人在美洲还没有坟墓，已经有地牢。对于这个既没有祖先，也没有回忆的社会，那就是唯一的古迹。”

一个像我这样充满怀古热情的人，一个到处寻找罗马初

期风俗严格性的加图^①，刚到美国就会感到非常气愤：到处见到华丽时髦的衣着，豪华别致的车辆，不道德的银行和赌场，贫富悬殊的现象，听见浅薄无聊的交谈，舞厅与剧场的喧闹。在费城，我简直认为身处一个英国城市；没有什么向我表明已经从君主专制转向了共和政体。

可以在《历史随笔》中看到，在我生命的这个时期，我特别欣赏共和体制：只是我认为它们不可能在我们达到的世界时代实现，因为我不了解古代人的自由，新生社会里风俗习惯所产生的自由，我不知道另一种古老文明和智慧所产生的另一种自由，代议制共和国已经证明了的自由。今天，人们不再被迫亲自耕种小块田地，排斥艺术和科学，为了自由而留钩形指甲和脏胡子。

我对政治的“失望”，大概使我有意识写了一条讽刺性的注解，反对公会教徒，甚至有点反对所有的美国人，在《历史随笔》中能够找到这条注解。不过，宾夕法尼亚州首府街上的行人外貌讨人喜欢：男人们衣冠楚楚；女人们，特别是公会女教徒，头戴制帽，显得分外漂亮。

我遇见好几个圣多明各^②的侨民和几个法国移民。我急于开始赴荒原的旅行：大家一致认为我应该去奥尔巴尼，那里离垦地和印第安民族更近，我能够找到向导和得到有关情况与资料。

我抵达费城时，华盛顿将军不在那里。我不得等他半个月，他回来了。我看见他乘坐由四匹轻快的马拉着的车子

^① 加图（前 234～前 149）古罗马政治家和作家。历任执政官与监察官，维护罗马传统。

^② 即海地。

飞驰而过。按照当时的看法，华盛顿必然是辛辛纳图斯，后者于罗马历 296 年，乘坐四轮华丽马车稍微打扰了我的共和国。独裁官华盛顿能够不是手执刺棒赶牛和手扶犁柄的庄稼汉吗？但是，当我去把推荐信交给这位伟人时，发觉他如古罗马老人一样朴实爽直。

一座英式小房子，跟相邻的房子一模一样，就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府；没有警卫，甚至没有侍从。我敲门，一个年轻的女仆开门。我问她将军是否在家；她回答说他在家。我说有封信要交给他。女仆问我的姓名，这用英语讲有困难，她没能记住。她却轻声对我说：“Walk in, sir.（先生，请进。）”她领我走进一条狭长的走廊，那是英式房屋的前厅，到了一间会客室，她请我在那里等将军。

我并不激动。伟人或者富豪都不能强迫我盲从：我敬佩前者而不被其压倒；我对后者怜悯甚至尊敬。人的面孔从来不使我局促不安。

几分钟以后，将军进了会客室。这是个身材高大的人，显得沉着冷静甚至器宇不凡：他跟自己的雕像相似。我默默地向他呈上推荐信，他拆开信，匆匆看完，激动得高声念那签名：“阿尔芒上校！”他是这样称呼德拉鲁埃里侯爵，侯爵也这样签名。

我们坐下来，我大致向他解释我旅行的动机。他用英语或法语的单音节回答我，带着吃惊的神情听我讲。我发觉这一点，就对他有点俏皮地讲道：“发现西北航道并不比您做的造就一个民众的工作困难。”他高声说：“好的，好的，年

公元前 5 世纪罗马民族英雄，集农民、士兵和政治家于一身，战胜外敌后，不当狄克推多，回家耕田。

轻人！ⁿ⁽¹⁾ 并向我伸出手来。他邀请我第二天来吃晚饭，然后我们分手。

我准时赴约。只有五六个人共进晚餐。谈话几乎全部围绕法国革命。华盛顿将军给我们看一把巴士底狱的钥匙：这些巴士底狱钥匙是相当愚蠢的玩具，当时新旧大陆的人彼此赠送。如果华盛顿像我一样，在巴黎的堕落之地，看见“巴士底狱的胜利者们”，他大概不怎么相信巴士底狱纪念品。革命的重要性与力量不在其血腥的狂欢乱舞之中。1685年废除《南特敕令》时，圣安托万郊区的居民，拆毁夏朗通的新教教堂，他们以同样的热情，于1793年破坏圣德尼教堂。

晚上10点钟，我跟主人道别，再也没有见到他；第二天，他动身去乡下，而我继续旅行。

这就是我跟解放整个新大陆的伟人见面的情形。华盛顿进入坟墓，就在一点响声跟我的脚步有联系之前；我走过他面前，就像最默默无闻的人；他那时正如日中天，我却处在最黯淡的时期。我的名字恐怕在他的记忆中都留存不到一天。幸运的是，他的目光曾经落在我身上！我感到那将温暖我以后的日子：在一位伟人的目光中有一种效力。

我从布奥纳巴特看出：上苍让我看到了两个人物，它高兴地把他俩放在决定世纪命运的重要位置上。

如果比较华盛顿和布奥纳巴特这两个人，前者的天才似乎不如后者的飞得高。华盛顿不像布奥纳巴特，不在超越一般人类精神道德高度的亚历山大与恺撒大帝之列。他个人与任何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联系；也不在广阔的舞台上；根本没有同当时最强大最狡猾的君王们交手；根本没有越洋过

原文为英文

这是反对拿破仑的保王党对拿破仑的称呼

姆；根本没有从孟菲斯跑到维也纳，也没有从加的斯跑到莫斯科：他靠极少数公民，在没有回忆与名望的土地上，在家乡狭小的圈子里进行自卫。他根本没有重新发起高加米拉战役与法萨罗战役^②。他根本没有推翻帝王的宝座，以便用其残余重组别的宝座；“他根本没有脚踩帝王们的颈子”；他根本没有叫人在他的官邸前厅对他们说：“他们让人等得太久了，阿提拉感到厌倦。”

某种无声的东西笼罩着华盛顿的行动。他动作缓慢，可以说他感觉到了自己就是未来自由的代理人，而且害怕损害未来的自由。这位新式英雄肩负的不是自己的命运，而是他国家的命运；他不允许自己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去赌博。但是，从这深沉的黑暗中，将迸发出怎样的光芒！请您寻找无名森林，华盛顿的剑在那里闪光，您找到了什么？一些坟墓？不对，一个大陆！华盛顿留下美国作为他在战场上获得的战利品。

布奥纳巴特不具备这个严肃的美国人的任何特征：他在古老的土地上战斗，被光荣与传闻所包围，引起轰动。他一心只想造就自己的名望，只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他仿佛知道自己任职期短暂，从非常高的地方降下的激流会迅速消逝。他急急忙忙地享用与滥用他的光荣，就像享用与滥用短暂易逝的青春一般。像诗神荷马那样，他巴不得一步登天：出现在所有的海岸，在所有民族的大事记上匆忙写上自己的名字；他一面奔跑，一面把王冠扔给他家里的人和部下；他为自己树立纪念碑，为自己制订法律，为作战胜利东奔西忙。他俯身向着全世界，一手打垮所有的国王，另一手打倒革命

公 元 前 331 年亚历山大大帝与波斯大流士三世决战，大获全胜。

公 元 前 48 年恺撒大败庞培。

巨人；但是，他摧毁无政府主义，同时扼杀自由，终于在最后的战场失去了自己的自由。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华盛顿使一个国家赢得独立，他作为行政长官退休，最后安详地长眠于祖屋里，同胞们深感惋惜，全体人民向他表示敬意。

布奥纳巴特抢夺一个国家的独立，他被废黜与流放至海岛，大陆仍在惊恐之中，还不相信他被囚禁，由海洋看管。只要他仍然垂死挣扎，尽管虚弱不堪，被链条锁在悬崖上，欧洲就不敢放下武器。他断气了，这个消息张贴在宫殿的大门上，征服者在宫门前曾经不知宣告了多少死讯，行人既不停步，也不感到惊讶。公民们有什么理由要哭泣？

华盛顿的共和国继续存在；布奥纳巴特的帝国已被毁灭，这发生在一个法国人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旅行之间，他找到了一个心怀感激的国家，他曾经在那里为一些被压迫的移居民而战斗。

华盛顿和布奥纳巴特都来自共和国，都是从自由中诞生，前者忠于自由，后者背叛自由。根据各自的选择，他俩的命运日后大不相同。

华盛顿的名字将跟随自由世世代代相传；它标志着人类新纪元的开始。

布奥纳巴特的名字也将被后代重提；但是，它跟任何祝福都不相干，常常被大大小小的压迫者当做权威。

华盛顿完全代表他那个时代的需要、思想、智慧和见解；他支持而不是阻碍思想运动；他希望应该希望的东西，正是那些需要他去过问的事：因此他的事业是一贯的与永久的。这个人并不刻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自然得体，把个人存在与国家存在融为一体；他的光荣是日益增长的文明的共同遗产；他的声誉提高，好比众人景仰的圣地，为民

造福的仙泉源源不绝地流淌。

布奥纳巴特也能够充实公产：他在地球上最文明、最聪明、最勇敢、最辉煌的国家。如果他把高尚与英勇结合起来，如果他与华盛顿同时称自由为自己荣誉的继承者，那么他今天在世界上会占据怎样的位置！

但是，这个特大的巨人根本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同时代的人的命运紧紧相连：他的天才属于新时代，而他的野心则是陈旧的；他没有发觉，他生命奇迹大大超过一顶王冠的价值，这哥特式的装饰不适合他。他时而随世纪一起前进一步，时而向过去退步；他或者对抗，或者顺应时代潮流，以其非凡的力量前后推拉波浪。在他的眼中，人们只不过是权力的工具；他们的幸福和他的幸福之间，没有任何一致。他曾经许诺解放他们，却奴役他们；他跟他们隔绝；他们也远离他。埃及的国王们把金字塔坟墓，不是放在繁荣的乡村中，而是放在不毛的沙漠里；这些巨大的陵寝永远孤独地耸立，布奥纳巴特照他们的样子建造自己声誉的纪念碑。

那些像我这样的人，都见过欧洲的征服者和美国的立法者，今天不再看世界舞台：不管丑角使人哭泣还是发笑，都不值得观看。

一辆跟把我从巴尔的摩载到费城的驿车一样的驿车，又把我从费城载到纽约，这个人口稠密、充满欢乐的商业城市，那时的情形跟现在的样子相去甚远。我去波士顿瞻仰为争取美国自由而战斗的最初的战场。“我参观了克列星顿战场，默默地在那里驻足，就像到德摩比利的旅游者那样，凭吊新旧大陆战士们的坟墓，他们最先为服从祖国的法律而捐躯。我踏上这块充满哲理的土地，它无声而雄辩地告诉我，那些帝国是怎样衰亡与兴起的，我对着上苍的法律坦诚自己微不足道，低头于尘土之中。”